

# 世紀自述

香港首位華人市政局主席張有興

張有興、張家偉、周光蓁 著  
林立偉、梁雅婷 譯

Copyright © 2022 by 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Co. Pte.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This book, or parts thereof, may not be reproduc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or mechanical, including photocopying, recording or any information storage and retrieval system now known or to be invented, without written permission from the Publisher.

Traditional Chinese translation arranged with 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Co. Pte. Ltd., Singapore.

香港大學出版社  
香港薄扶林道香港大學  
<https://hkupress.hku.hk>

© 2025 香港大學出版社

ISBN 978-988-8876-92-1 (平裝)

版權所有。未經香港大學出版社書面許可，不得以任何（電子或機械）方式，包括影印、錄製或通過信息存儲或檢索系統，複製或轉載本書任何部分。

10 9 8 7 6 5 4 3 2 1

新世紀印刷實業有限公司承印

「作為市政局主席和立法局議員，張有興對改善香港市民的福祉充滿熱誠，在教育改革方面尤其熱心。他是其中一位對公共服務具深切認識的政治家，對戰後香港的發展貢獻良多。張氏為他人奉獻了漫長的一生。」

前香港總督

衛奕信勳爵

2022年1月4日

# 目錄

張有興生平（1922–2022）（張家偉）	ix
中文版序言（一）（張天愛）	xii
中文版序言（二）（葉健民）	xiv
前言（張唯德）	xvi
憶公公（邢嘉倩）	xix
我親愛的姨丈張有興（程德智）	xxi
作者簡介	xxvii

## 第一部分 張有興：我的早歲經歷（1922–1945）

第一章	3
第二章	6
第三章	11
第四章	13
第五章	17
第六章	20
第七章	24
第八章	28
第九章	31

第十章 . . . . .	34
第十一章 . . . . .	37
第十二章 . . . . .	41
第十三章 . . . . .	45
第十四章 . . . . .	48
第十五章 . . . . .	50
第十六章 . . . . .	53
第十七章 . . . . .	55

## 第二部分 張有興：我的創業經歷（1945–1957）

第十八章 . . . . .	61
----------------	----

## 第三部分 公共服務（1957–1991）

第十九章：藝術 . . . . .	79
第二十章：文化 . . . . .	90
第二十一章：康樂 . . . . .	96
第二十二章：公共衛生與環境 . . . . .	104
第二十三章：運輸與交通 . . . . .	114
第二十四章：小販 . . . . .	121
第二十五章：房屋 . . . . .	131
第二十六章：政制改革與政治 . . . . .	136
第二十七章：教育 . . . . .	154
後記（張天愛） . . . . .	163
中文版後記（周光蓁、張家偉） . . . . .	167

## 第四部分 附錄

附錄一：武漢合唱團在香港和其他地方的足跡，1938–1940年（周光蓁） . . . . .	173
附錄二：到訪北京，1950年（張有興） . . . . .	179

## 張有興生平 (1922–2022)

有「香港市長」之稱的前市政局主席兼立法局議員張有興去世，享耆壽99歲。

他的女兒張天愛（時裝設計師，原為芭蕾舞員）告訴《南華早報》（*South China Morning Post*），父親於2022年1月4日（星期二）凌晨時分在家中去世。

她說：「家父今天早上不意在睡夢中離開了我們……時間是凌晨4點左右。他一生竭盡所能幫助了很多人，將是我們最美好的記憶。他真是了不起的領袖，而對我們來說，是偉大而英勇的父親。」

據張有興的家人說，他是因年邁而壽終正寢。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對張有興去世表示深感哀痛，並向張有興的家人致以深切慰問。

她說：「張有興長期積極參與公共事務，上世紀曾任市政局議員三十多年，是首位華人市政局主席，亦曾出任立法局議員。他熱心社會服務，特別關心本地教育發展。」

按照中國人虛歲的算法，張有興去世時已經百歲，他在1922年出生於英屬圭亞那的喬治敦，父親是中國移民，母親是當地的第三代華人。張有興九歲時舉家遷往香港。1932年著名的喇沙書院在九龍塘創校時，他入讀該校，畢業後在一家銀行工作。

他在金融界的生涯並沒有持續太久。1941年12月，日本入侵香港，並迅速擊潰守衛香港的盟軍部隊。張有興和家人逃到桂林，在那裏的美國領事館工作。

1945年戰爭結束後，他一家回到香港。他後來說：「我其中一個最早獲得的工作機會，是在《南華早報》。他們請我去當記者，工資為600港元〔77美元〕。」

但是，由於他在紐約有相熟的人，他的朋友建議他不如從美國進口絲襪、襯衫和夾克等搶手貨品。他的公司後來專門進口瑞士手錶。

1953年，張有興加入了香港青年商會，這是在一個國際非政府組織支持下成立的團體，旨在促進公民意識。這一年，他代表香港分會參與該組織在三藩市舉行的大會。

張有興很認同商會的宗旨，即「健全的組織應建立在法治的精神上」。

回到香港後，他決定成立自己的政治團體，為社會提供另一個公民參與的平台。1954年10月，他參與創辦香港公民協會，並獲選為名譽秘書。

公民協會是香港現存歷史最悠久的政治團體。

1956年，張有興參選市政局議員，但他沒有選上，翌年再次參選並當選，而且在接下來的34年裏一直擔任議員。市政局負責管理香港島和九龍的市政服務，他後來成為首位華人主席，這個職位相當於市長，他也因此得到「市長」的綽號。

他2019年接受《南華早報》採訪時說：「我到處與來自不同階層的人會面，並在為畫展和新公司開張等各種社區活動主持開幕時，常被戲稱為『香港市長』。」

1973年，他獲委任進入立法局，1985年以間接選舉方式當選立法局議員。

1960年，早已倡議在香港逐步發展民主的張有興，與思想開明的大律師兼革新會主席貝納祺（Brook Bernacchi）一同前往倫敦，遊說英國官員加快香港的政治改革步伐。

兩人在致英國殖民地部的聯合備忘錄中說：「現行制度的弱點在於，政府往往完全與社會脫節。非官守委任議員的意見，價值非常有限。政府徵詢意見的對象本身，往往對社會現狀毫無了解，或者視而不見，因為他與社會各界缺乏親身接觸。」

在推動香港兒童獲得九年免費教育方面，張有興的作用舉足輕重，適齡兒童能到學校接受教育，今天看來是那麼理所當然，其實得來不易。1973年，他獲委任為立法局非官守議員後不久就發表演說，倡議這項變革，並不放過任何機會推動此事。

政府後來從善如流：1978年，政府開始資助從小一到中三的九年免費教育。

作為殖民地時代的典型政治人物，張有興認為，要在民生議題上實現有意義的變革，應該以說服政府為手段，而非走上街頭。

對張有興來說，民生無小事。在1966年7月的市政局會議上，他詢問徙置事務處處長，市政事務署為銅鑼灣天后廟道山上的木屋區提供了多少個公共廁所。他提出這個問題，是因為收到木屋區居民投訴區內廁所不夠。

張有興在為香港建造文娛設施方面深具遠見。1980年建成的香港太空館就是很好的例子，它是尖沙咀海旁文化設施群中首個落成的場館。張有興早於1958年的市政局會議上，提出在維多利亞公園興建「天文館」的問題。儘管政府以造價高昂拒絕這項建議，但他再接再厲，在1961、1966和1972年一再跟進此事。1973年市政局獲得財政自主權，張有興當時擔任副主席兼財政委員會主席，該項目的推動由此獲得長足的發展。七年後，這座標誌性的蛋形穹頂建築物就落成了。

二戰結束後本來有機會成為《南華早報》記者的張有興，經常向《南華早報》讀者來函版投書。

他的首篇評論發表於1958年6月28日，當時他呼籲港英政府和駐港英軍將喇沙書院位於九龍塘的校舍歸還這所天主教學校。此後，他在《南華早報》上發表了兩百多封讀者來函。

張天愛說，她父親一生都在幫助香港和香港人。

她說：「他在人生中取得如此豐碩的成就，我們為此感到十分自豪。」

除張天愛外，張有興還有兩子一女。

認識張有興超過40年的公民協會主席林國華形容他是「無私的人」，是香港政治舞台上的先驅。

林國華說：「他擔任市政局和立法局議員期間，念茲在茲都是香港居民的利益。」

張家偉

〔經《南華早報》授權轉載，並根據2022年1月4日發表在《南華早報》上的文章稍加修改而成。<https://www.scmp.com/news/hong-kong/politics/article/3162083/hiltoncheong-leen-political-stalwart-known-mayor-hong-kong>〕

## 中文版序言（一）

在我心中，我的父親張有興一直告訴我們這群兒女，香港總會有更美好的明天。

在我父親的心中，香港城市一直被其領導者的夢想、抱負和堅定的奉獻點燃了跳動的脈搏。

對於香港市民來說，這座以活力和韌性見稱的城市，它的魅力和進步很大程度上歸功於香港第一位傑出華人市長——尊敬的張有興先生。

當我寫下這些字句時，懷着深深的感激和尊敬，無法捕捉他對這座偉大城市面貌的巨大影響。

我的父親，一位擁有非凡智慧和正直品質的人，畢生致力於以無與倫比的熱情和承諾為香港市民服務。他卓越的領導不僅影響了政策的制訂，還在居民中灌輸了團結和自豪感，將挑戰轉化為進步的機會。

70年前，我父親創建公民協會，促進香港市民的整體福祉，推動經濟增長、技術進步，以及維護法律秩序。他的努力鼓勵了見識卓越的地方領導，並維護了高效忠誠的公共服務，鞏固了香港作為全球金融中心和亞洲創新中心的地位，象徵這座城市從一個小漁村轉變為摩天大樓和高樓大廈的旅程。

我記得在香港聖約翰大教堂舉行他的追思會的那天，親朋好友和政治盟友聚首一堂，紀念他的一生以及他在香港留下的不可磨滅的印記。愛和支持的湧現，真實體現了他終生收穫的尊重和欽佩。作為他的女兒，我充滿自豪和感激之情。

超越權力長廊和政府大廳，我的父親是那些尋求他建議的人們的希望燈塔和理性之聲。他不懈努力倡導正義、平等和繁榮的理想，已經在這座城市及其居民的集體意識上，留下不可磨滅的印記。

當我們透過這本書的篇章踏上旅程時，會見證到一位無比堅定、致力於改善香港的男子非凡的生活和遺產。

我和我的家人對香港大學出版社將我父親的書從英語翻譯成中文深表感激，願這本書成為後世一份珍貴的遺產，見證他的卓越領導力，他的影響將永遠銘刻在香港的歷史中。

懷着最深切的敬意和欽佩。

張天愛

2024年4月11日

## 中文版序言（二）

對於市政局的記憶，其實有點奇奇怪怪的感覺。

印象之中，好像所有 1960、70 年代家傳戶曉的市政局議員都不太懂廣東話。外籍人士如貝納祺、葉錫恩等自然不在話下，就算本地人如胡鴻烈、黃夢花以至張有興的廣東話，也稱不上流利。而對市政局的感覺也永遠是這麼近，但又那麼遠。它在房屋、文康設施、藝術活動以至市容管理都擁有一定的角色，但又未至於可以一錘定音。每隔一段時間也總會收到關於市政局選舉的資訊，但大部分人都因未能達到高門檻的要求而沒有選票，普羅大眾始終覺得事不關己。

市政局主席是否被視為香港市長，見仁見智，但張有興卻肯定是香港歷史的重要見證人。張有興如不少上一代人一樣，曾遭逢戰亂，在淪陷時逃難到內地，戰後重回香港咬緊牙根從頭再開始。他見證了六七暴動之後港英政府的管治新思維，並充分利用這個契機去推動本地文娛藝術發展。他也親身經歷香港 1970 年代全面起飛，在立法局的新平台上努力為大型基建如地鐵、機場跑道擴建等工程出一分力。

但張有興的從政生涯，更重要的是反映了 1960、70 年代政治精英的處境。他關懷弱小，重視民主，願意組織結社挺身而出，甚至不惜遠赴英倫進行遊說，但始終尊重建制規則不會硬闖。他高瞻遠矚，敢於發言，卻又一再重申絕不會搞顛覆革命，點到即止。像張有興這種關懷社會的精英，縱使沒有 1990 年代政制民主化後民選議員取得的民意授權，也自覺有責任去為民請

命。但身處殖民管治下的鳥籠式「開放」環境，像張有興這類以政治為志業、希望在公共領域有所作為的人，也許就只能以這種溫馴的姿態去爭取。

一代人做一代事，張有興的政治參與始終受困於當年的歷史時空和政治文化。但他在多次關鍵時刻站在道理的一邊，例如支持八八直選，和六四之後為港人爭取居英權，絕對值得尊敬。張有興沒有太多慷慨激昂、陳義甚高的政治理想，但他的某些觀點，到今天還是具有進步意義的。「參政權利是人權和個人尊嚴之根本」，這個顯淺但至關重要的道理，今天仍然縈繞在你我心中，揮之不去。

這是一個個人的故事，也是香港的歷史故事，值得我們細讀。

葉健民教授  
英國布里斯托大學  
香港史研究中心  
研究總監  
2024年5月

# 前言

這張紙條原本是要摺成紙飛機，放在父親的床上，那時我在為他回顧我以各種公共交通工具在香港各處進行了三星期旅行，攀登了三座山峰，在因為新型冠狀病毒病令我每季去探望他的安排延宕兩年沒有成行後，重新與他所喜歡的這個城市的一切聯繫起來。

我希望父親再次睜開眼睛時，能展開這架紙飛機，並加入他所珍藏的卡片和信件中，他對於這些來自每個兒女的卡片和信件，都珍而重之。不到三年前，他接受過一次有性命之虞的大手術，之後克服困難完全康復，我這個永遠的樂觀主義者清楚知道，沒有什麼能令他長期躺下不動。然而，從2021年秋天開始，他的精神狀態漸漸走下坡，祈禱會有奇跡，很快就成為我每天攝取咖啡因以外的心靈活動。

我對爸爸最早的印象來自我還很小的時候，正如大多數父母都有過的切身經歷，要叫一個愛耍脾氣、完全被寵壞的小男孩去學習小提琴，本身就是一件苦差。媽媽一如往常，和過去、現在和未來的虎媽如出一轍，認為我在每天半小時的練習中裝病蒙混，於是用琴弓把我打個半死。我之後向父親大叫，之後兩個大人就繞着餐桌上跟在我後面跑。這很好玩，但很快就結束了，因為在媽媽對他大喊，叫他不要再包庇我後，他就不再任我為所欲為。父親有種調皮搗蛋的傾向，當他發現我逃學時，他的嘴角動了一下，這也是我許多愚蠢的胡鬧行為的催化劑。

當時媽媽剛再婚，雖然嚴格來說他是我的繼父，但要一個三歲的孩子分清生父與繼父的區別，就有點強人所難了。雖然後來變得越來越明白，但父親和其他家人都清楚，這之間沒有什麼區別，我的其他繼兄繼姐當然也不介意偶爾向好管閒事的人解釋，一個剛剛才不用包尿布、比他們小三十歲的繼弟，根本沒有什麼不正常。

因此，雖然大多數孩子會抱怨缺乏親子時間，我卻不乏從一位歷史見證者身上了解歷史的愜意時光。過去發生的重大事件，如中國開放，以及尼克遜 (Richard Nixon) 和基辛格 (Henry Kissinger) 為什麼或如何參與此外交事件，父親多年來一直與基辛格保持通信，並嘗試為我分析全球地緣政治的微妙複雜之處。政治是他一生中的仙丹，他總是受驅使要去理解和解釋同行的不同立場。

1990年代初的中國之行，許多是官式訪問行程，我常常也跟着去，但我要到很後來才體會到我們祖國的活力和熱情。在從香港到廣州的四個小時火車上，我記得我試圖去弄懂他為什麼如此着力於令香港與大珠江三角洲建立更好的聯繫，但他很明白，若要香港繼續成功，彼此共榮共生的良好關係和商業聯繫是多麼重要。

要記述父親與眾不同之處，足以寫成一本書，但我對他最難忘的記憶之一，是他坐在任何一張餐桌上都總是滔滔不絕，興奮地訴說身邊的樂事，常常忘了吃飯，留下滿盤冷掉的食物，需要重新加熱。媽媽總是致力去解決這個問題，在中途打斷他，叫他快吃東西，但到了最後都沒能成功。直到媽媽去世，他倆仍然是終生的心腹知己，以及媽媽對於父親的健康和飲食習慣沒完沒了的嘮叨，這些都是遠近皆知、常為人談論的話題。

在商界和政界經歷了漫長而為人津津樂道的生涯後，父親在桑榆暮景繼續貢獻力量，希望讓社會更美好。他為各種出版物撰文，並為包括香港表廠商會在內、對他有特殊意義的組織提供意見，並經常評論由近視乃至普選等各種問題。但他所愛最深的是香港和香港人——他喜歡與完全陌生的人打交道，更深入了解他們，甚至在他九十多歲的時候，如果在街上有人認出他獨特的圓形眼鏡，他會很高興地停下來，為此人的背景和歷史跟他大聊一番。

儘管父親是公眾人物，但他經常有時間陪伴家人，對於他為指引、輔導和誘掖我所做的努力，我會永遠無比感激。他這本回憶錄醞釀經年，我們曾希望能在他99歲生日時付梓。爸爸，我只能求你原諒，這本對於你一生工作的頌歌，要到你離開我們以後才終告出版。

你將在我們心中長存，珍而重之。

愛你的

唯德

2022年1月4日

# 第一章

我的童年記憶，是由各種事件和場景紛繁交織而成，當中並無任何時間順序，但對我來說，大多是快樂和難忘的。我在1922年8月6日出生於英屬圭亞那（現稱圭亞那合作共和國）的喬治敦（Georgetown）。喬治敦現在是圭亞那的首都，我們家住在一座兩層樓高木造建築物的上層，位於倫巴德街（Lombard Street）13號，那是喬治敦的主要街道。

我父親張錫連來自中國廣東的一個移民家庭，他從香港來到喬治敦。他並非長子，覺得自己無人理睬，遭受歧視，因此說服自己的叔叔替他墊支旅費，讓他從香港一路前往喬治敦，然後在當地不支薪工作，直到還清這筆錢。父親在三年內就把錢全數還給他叔叔，然後自己去闖天下。

我對父親最早的印象是：他身材高大，性格熱情，有一雙大眼睛，鼻子挺拔，笑起來十分爽朗。他唯一一次打我，是我和妹妹月明玩球時，球從家中窗戶飛了出去，滾到一個懸伸在人行道上的鍍鋅遮篷底下。我從窗戶爬到遮篷上把球撿回。父親站在街道對面約兩百英尺遠的地方，正和一個葡萄牙裔的店鋪東主朋友聊天。他衝過來打了我的屁股，說我這樣做十分危險，以後不可再犯。他似乎比我還要害怕。打屁股的疼痛我已不復記憶，只記得他擔心關切的樣子。

我母親叫羅友嬌。她信奉英國國教，不會講任何中國方言。她負責家中的管教工作，總是告訴她母親——我們叫她婆婆，不要把我和月明寵壞。我完全不記得母親有否打過我屁股，但我想應該有。她脾氣很暴烈，總想要保持房子整潔，要求我們坐下時，不要把靠墊扔在地上。廣府話中，婆婆是對

外祖母的稱呼。每次婆婆進城住在我們家，就會對母親說：不要太嚴厲對待我們這些孩子。

我很愛婆婆，但我一直不知道她的名字，總是叫她「婆婆」。她個子不高，身材略胖，臉被太陽曬得黝黑。她和外祖父住在威克納姆（Wakenaam），這是位於埃塞奎博河（Essequibo River）河口的小島。在復活節和學校放暑假時，月明和我會隨婆婆去威克納姆島住。儘管我們回到城時身上滿是被蚊子叮的腫包，但在威克納姆無拘無束的美好時光，彌補了這一切。

從喬治敦去威克納姆，先要坐一艘中型的船，穿過德梅拉拉河（Demerara River）河口泥黃色的水域，然後沿着大陸的海岸線向北航行幾個小時，之後就抵達萊關島（Leguan Island）。母親的兄弟弗雷德舅舅（音譯，Uncle Fred）會在那裏迎接我們，我們叫他佑舅父（音譯，Uncle Yow），他經營一家碾米廠。他身材高大，長相英俊，每當婆婆、月明和我出現，他都顯得很愉快雀躍。

經過短暫而愜意的休息後，我們就會坐車橫越狹長的萊關島，再搭船前往威克納姆。萊關島和威克納姆都是幅員狹窄的島嶼，同樣是位於埃塞奎博河流入大西洋的入海口。

每次我和月明隨婆婆一同前去，她都會在我們越過德梅拉拉河後租一輛車。濱岸護胸鯰辛辣的香氣和美味，即使到了今天，我想起來時還是回憶聯翩。這是生長在德梅拉拉河的一種淡水魚，伴咖喱醬吃，是圭亞那的一大美食，婆婆以前常煮這道菜給我們吃。

到達威克納姆後，要再花大概兩個小時才到達婆婆的家，那是一座單層建築物，前鋪後居，前面是雜貨店，後面是寬敞的居住空間。我們稱呼外祖父為「公公」。廣府話裏，公公是外祖父的意思。他是位白髮老叟，留着一縷鬚鬚，像中國畫中的文士。他總是坐在一張低矮的扶手椅上，在我的記憶中，他是位受人敬重的長者，說話溫文，待人仁厚，但因為年邁而失明。

在威克納姆的清晨時分，我和月明會爬到屋子底下，從咯咯叫的母雞身體下掏出暖呼呼的雞蛋，帶回屋裏做早餐。然後帶着棕色的鬆獅狗，沿着紅褐色的泥土路悠閒漫步，走到附近的埃塞奎博河游泳，並在蘆葦叢中嬉戲。

屋子後方有一棵很大的櫻桃樹，我經常爬到樹上摘櫻桃，它們大部分都鮮紅多汁。附近有一棵醋栗樹，會長出黃色的醋栗，我很喜歡吃，但吃不了太多，因為它們太酸了。

在外祖父母的屋子左方，隔着一條淺水溝的地方，住了幾戶東印度人家庭，我和妹妹與他們的孩子相處融洽。他們常常拿中間有豌豆餡料的烤餅給我們吃，我們從不拒絕。在隔着水溝的他們那一邊有一棵大樹，有時候我們會看到樹枝上纏繞着一條綠色的蛇，令我們着迷不已。我十分欣賞印度及其人民和文化，而這主要源於與我外祖父母家隔着一淺水溝的友善印度鄰居。

在白天，我有時候會在雜貨店裏逛來逛去，把罐子一個接一個打開，看看裏面所裝的東西。如果有顧客出現，而我又能看得到堅果、麵包或類似東西的標價，我就會化身推銷員，並喊出金額。顧客大多是非洲人，也有少數東印度人。我們所用的語言是英語，當然口音是典型的圭亞那口音，也稱為西印度群島口音。在整個西印度群島地區，甚至有許多西印度人移居的英國，都能聽到這種口音。

我和妹妹有時候會騎單車在島上探險，不過我們還是小孩子，所以不會去離家太遠的地方。在夜晚島上沒有路燈，晚飯後我們常常沿着道路散步，如果不是有無數的星星把半圓形的蒼穹照亮，那路上可會是一片漆黑。

我和妹妹會留意看有沒有流星，特別是在沒有月亮的夜空。四周傳來青蛙低沉的蛙鳴，還有貓頭鷹的叫聲。我們成為大自然的一部分，吸收無垠宇宙中數以百萬計星辰發出的神秘光輝。蚊子在周圍嗡嗡飛，我們全身都被叮遍。螢火蟲到處飛舞。威克納姆島的假期，我們永遠都過得不夠。

## 後記

我對父親最早的一些記憶，也許來自我五歲左右的時候，那些記憶是關於每週家庭聚會的時光。我們以前常在家中舉行家庭晚餐，參加的人數眾多，大家會一起玩遊戲，還舉行現場音樂演奏會。我父親也會唱歌，但每一次，我們這些孩子大多數會悄悄從房間溜走，因為我們覺得他雄渾的嗓音，走調得有點奇怪，聽起來不大舒服。

我清楚記得，有時候在那些大型家庭聚會中我會坐在父親雙腿上，看着一群群男男女女討論似乎是很嚴肅的事情。第二天一定是星期天，我們全家會去教堂參加儀式，然後是家族午餐。那段坐在父親腿上，被他擁抱和受他愛護的童年歲月，是長存我心的回憶。

然而，我記得看到父親的次數逐漸變少。他再沒有太多時間和我在一起。母親告訴我們這些孩子，父親很忙，並給我們看報紙上的報導，當中有父親參加各類活動的照片，大批民眾簇擁着他。

有一次，我獲邀請參加活動，相信這大概屬於我在報紙上看到的那些重要場合。那一定是在中秋節期間，因為我記得父親告訴我，我們將去維多利亞公園看燈籠。不過，他說在看燈籠之前，先要去吃晚飯。

於是我們就去吃晚飯，餐廳衣香鬢影。不過我很快就開始感到不耐煩，因為我已經吃飽了，而且想去看燈籠。父親旁邊坐着的女人，衣着之光鮮豔麗，全場數一數二，令人惱火的是，那應該是我的座位才對。當我表達想離開時，這個女人要我坐下來、安靜、不要打擾別人！她不屑地向我揮手，為制止她這令人討厭的動作，我唯有咬她的手，狠狠地咬！

奇怪的是，我的舉動雖然引起同桌客人一陣騷動，但卻達到了我想要的效果。父親很快就把我帶出餐廳，不久我們就去維多利亞公園看燈籠。

看到所有的燈籠被點亮並飄向天空……越飄越高！這情景教人驚歎，幾乎像魔法一樣。更棒的是，父親送我一個燈籠，上面有一隻兔子，這是全屬於我的燈籠。我迫不及待想看到它被點亮。所以當我們一回到家，我在房間獨自一人時，就劃了一根火柴，看着燈籠升向天花板。

我對自己成功以兔子燈籠慶祝中秋節感到很滿意，就出去看電視。突然間，家中所有女傭都開始尖叫起來，衝向我的房間，我的兔子燈籠，自己把房間變成了一個更大的燈籠！在火勢蔓延全屋，把整間屋都變成熊熊燃燒的燈籠前，女傭們好不容易把火勢控制住了。我想知道，我們的房子是否也會像其他燈籠一樣，飛到天上？如果是，我想那看起來一定很美。

隨着年紀漸長，常常只有我和哥哥天德待在家。父親忙於工作，母親則到外國看望我們的哥哥姐姐。不過，我父親不是個容易動搖的人，儘管之前中秋節的經歷記憶猶新，他仍有邀請我參加他的特別活動。我記得有次是深夜時分，大抵是我平常應該已經睡覺的時間，但被帶到有數百人的大堂，那是投票廳。我之後明白到，人們就是在那裏選出我的父親，履任越來越高的政治崗位。

終於，這些選舉讓我父親當上市政局主席，成為第一個帶領香港的海外華人，這個職位也被稱為「香港市長」。然而，當時的我無法想像他會怎樣改善過去、現在和未來幾代香港市民的生活。相反，身為小孩，我更多是感到若有所失，當刻所關心的，是我失去了見到和接觸父親的機會，我懷念那些擁抱，以及坐在他腿上的時光。

近年我的想法轉變了，我相信我更能明白自己童年經歷的來由，以及父親與我和幾兄弟姐妹的關係。張氏家族最初有九個孩子，他們都離開了自己的祖國英屬圭亞那，分散在不同的大陸。我父親身為長子，因此必須學習擔當表率，團結他在全球各地和不同文化背景的兄弟姐妹。這些經驗無疑賦予他超越傳統「核心家庭」觀念的眼光和能力。

我相信，父親與家人分開且移居香港的經歷，令他確立了心中的緩急輕重，亦即為了世界上人類社會的更大福祉，必須將對自己家庭的關心放在一邊。此外，正如他有時在演講中提到的那樣，我相信他認為上帝賜予他的天

賦是，能夠全心全意地為全人類的「世界共同體」付出，使之變得更美好、受更多教育和更昌盛。

無論如何，父親周遊列國之旅把他帶到北京。在那裏，他對中國語言和文化的興趣，以及對音樂的熱愛，使他邂逅一個名叫周保靈的女人，她最終成了我的母親。

保靈受過高等教育，精通文化，是個專業歌唱家，她幫助我父親更認識和欣賞中國語言、藝術和文化。不過，如果我對早年家庭聚會的印象無誤，她似乎未能將她的歌唱才華傳授給父親。

再次回想我的童年，我開始看到全貌，認知到父親為我帶來了什麼。他進社會後，畢生致力於改善香港市民的生活條件，甚至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改善整個世界。他為推動教育、科學、政治和藝術的發展貢獻心力，令到它們的社會和財政架構更完善，例如舞蹈表演文化，而這也是我人生的一大重心。

換句話說，我父親不只是給予我生命和父愛，他還使我能夠成為我們共同的、人類社會的一部分。事實上，他給了我整個世界！他給了我們所有人更多獲得教育、文化和知識的機會。

更重要的是，他給了我，以及所有正在閱讀或聆聽我這故事的人，憧憬與對未來的展望。請花些時間思考我父親張有興以下的話。這些話寫於1962年，但請告訴我，對我們身處的香港現況而言，還有什麼說話比這更洞中肯綮、更真確？

我們生活在變動不居的時代，似乎總是由一個世界危機到另一個危機。可以說，香港人的步伐是緊隨科學進步和其他新發現邁進的，這在人類有史以來未有……

這本小書是為「香港市民」而寫的，他們關心香港在複雜紛亂的國際社會中的未來，並且不感絕望，相信人類有天會到達儒家理想中的「大同」世界，亦即「天下一家」的烏托邦。(Cheong-Leen, 1962, p. 2)

張天愛

2022年1月4日

## 參考資料

Cheong-Leen, Hilton (1962). *Hongkong Tomorrow: A Collection of Speeches and Articles*. Hong Kong: Local Property and Printing.

## 中文版後記

我們與張有興先生結緣，始於2018年8月的一封電郵，而該電郵的緣起，則巧妙地與工作轉換有關。

我們二人原為《南華早報》同事，張家偉是資深政治編輯，周光蓁則撰寫音樂及文化藝術文章。2018年周光蓁轉任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課程主任，正是在那裏收到張有興的電郵。學院副院長盧兆興本來負責撰寫張有興回憶錄，後來因故沒有完成。上述張有興發出的電郵也有複製抄送給盧教授。

「我有看你在《南華早報》的文化藝術文章，寫得很有深度。有時間一聚嗎？我有一個建議，看看你的時間與興趣。」張有興在電郵如是說。幾天後約好在中環香港會所見面。坐在輪椅上由助手協助緩緩漸至的，正是百年市政局首位華人主席張有興。

周光蓁與這位傳奇人物首次見面，話題當然是上文提到的「建議」，也就是閣下手上的這部回憶錄。從建議到出版成書的過程並不容易，主要是因為張有興的公職長達34年（1957-1991），橫跨整個香港從戰後重建，發展成國際金融中心全過程。而且他參與的議題極多，關於民生的幾乎都有他的會議紀錄。由於涉及的人和事非常多，僅查核事實已經非常耗時，更遑論撰寫成文。但面對如此千載難逢的機會，於是建議另請專家負責政治改革等章節。

「你認識張有興嗎？」2018年9月周光蓁發給張家偉的 WhatsApp 短訊，揭開了我們與張有興共同撰寫此書的序幕。張家偉清楚記得當時那個短短的問題，牽起他腦海中對張有興的印象：「張先生上世紀下半葉縱橫香港政壇

三十多年，是家喻戶曉的名人，對香港歷史深感興趣的我，張有興當然是如雷貫耳的名字，但我一直沒機會認識這位『行走的百科全書』。」

張家偉表示興趣後，周光蓁致電張有興，徵求他的同意，回覆是：「當然我有看他的文章，你們在《南華早報》的文章都是出色的。我很開心你們兩位參與寫作回憶錄，我會為你們提供所需資料，包括我收集的市政局歷年會議紀錄，以及一些剪報等。你們放心使用，我是不會左右你們的寫作的。」

我們兩人於是仔細列出所需概述的章節和題目，然後分工。最後決定九個議題，周光蓁負責撰寫藝術、娛樂、文化、小販、交通、衛生，張家偉負責政治、房屋和教育。那就是書中第三部分「公共服務」的九篇文章。

如上所述，張有興曾任市政局議員34年，1981至1986年擔任主席，成為這個長期負責文化、藝術、市政衛生的民意機構百年歷史首位華人主席。市政局前身為1883年成立的潔淨局，1999年解散。在資料搜集和撰寫過程中，我們與張有興多次詳談，不少動輒談上兩三個小時，以及參閱多部會議紀錄和剪報。我們都非常詫異張先生幾十年來為香港出謀劃策，從建設國際金融中心到管理街頭小販、公廁，市政局會議紀錄中都有他的提問、對官員鏗而不捨的追問，有時更可以用「窮追猛打」、「不留情面」來形容。1970年的一次會議期間，更率領其他九位民選議員離開會議廳以示抗議，那是市政局百年歷史的首次。

2021年下半年，我們完成初稿，張有興因健康狀況轉差，尤其視力，審閱初稿過程緩慢，但我們期望他能親睹這本總結他豐富多彩人生的回憶錄，也不斷提出我們期待他親自落筆的後記。遺憾的是，2022年1月，張有興辭世，我們感到萬般無奈和惋惜，又是一句「此事古難全」。

2022年初夏，回憶錄由新加坡 World Scientific 出版社出版。本以為主人翁未及讀到我們用心撰寫的章節，一次在香港外國記者俱樂部新書研討會的答問環節上，張有興生前好友趙淑琮作分享，原來她曾將我們所有文稿，逐字唸給張先生聽，「每次兩、三個小時，他仔細聆聽着，不時帶着微笑，但不是被動的聽，偶爾也提提意見，整體來說他是滿意的。」當刻我們始放下心頭大石，畢竟我們的文稿沒有辜負老人的期望。

張有興家人原本打算在2022年2月為他舉行追思會，可惜因新冠疫情而押後，成為又一憾事。因疫情延宕多時的追思會，終於2023年5月在中環聖

約翰座堂舉行。張家偉事前特別知會 1980 年代與張先生在立法局共事的周梁淑怡女士和李柱銘先生出席，向張先生致敬。

2022 年下旬張家偉離開任職多年的《南華早報》，回到母校香港中文大學工作。其中一項念茲在茲的事，是爭取張有興家人同意，將他的書信、文件、照片等藏品捐贈中大圖書館。為此，張家偉向張有興女兒張天愛（Flora Cheong-Leen）介紹說：「許多政商界名人辭世後留下一些紀念碑、建築物冠名等，將張先生藏品交由大學圖書館專業團隊妥善保存，並向公眾開放，是讓張先生活在人們心中的最佳方法。」

2023 年 11 月 13 日，中大圖書館舉行「張有興先生珍貴藏品捐贈儀式」，是次捐贈予中大的藏品共有五箱資料，涵蓋時期從 1962 至 2012 年，包括逾 150 封張先生與主要政府機構溝通的信函、80 篇演講辭、200 多幅議會活動的照片、20 多冊立法局和市政局會議紀錄、香港回歸活動文件，以及有關張先生的專訪等。

張天愛致辭時提及父親留下的歷史遺產，形容他是香港社會包容和進步的典範，並感謝中大接受捐贈，將他的歷史保存在中大。張先生的藏品已於 2024 年第一季向公眾開放。

張有興的桌面多年來放上這樣一句座右銘：「服務人群是人生最崇高的工作。」張先生享壽 99 歲，在香港由小小轉口港，發展為國際大都會的過程中留下不朽印記。我們亦感謝香港大學出版社社長 Michael Duckworth，以其充分了解張有興對香港社會的貢獻，主動致力推動回憶錄的中文版問世，讓更多讀者認識這位香港歷史巨人不平凡的一生。

周光蓁、張家偉 謹識

2024 年 3 月